

今天的北方大小城市,谁家都不乘一盘大土炕了,年轻娃娃甚至没见过炕为何物,毕竟时代不同了。别说城市,即使城郊结合部,甚至草原农村,浩特嘎查,农牧民富了,新盖的小二层楼、别墅平房院都撤了火炕,剩下平川大漠、黄土高原、前店后套、山野穷荒尚有保留……北方大土炕反拥有最广大的自然,最辽阔的空间,最质朴的主人。只要黄土地在,土盘的炕便有了存在的资源。若屋为皇天,炕乃后土,曾维系祖祖辈辈的生生死死,演绎过草根庶民的苦辣酸甜,岂会轻易淡出人们的记忆?

我弱冠之年北上“支边”,便从此和北方的炕结下不解之缘。不料我首次睡的竟是车马大店的通铺,而且地点在北京近郊,是东郊还是西郊,我已记不清了;反队车马大店在1956年的北京已经绝无仅有了;带队的干部太一块儿走了,终于找到这么个故意考验“保尔·柯察金”的地方,住店的曾经有“大刀王五”之流的镖客,如今是赶骡马市走长城外跑长途运输的老大,我一个刚离开十里洋场、水泥森林的“井底蛙”,哪见过这场面!简直惊悚不已。我从此明白用砖、坯砌成的睡觉的台叫炕。车马大店便是备赶脚的歇脚的通铺大土炕。我掀开棉帘,哟!一股燥热的臭雾,熏人欲倒。炕梢墙头一盏不熄的长明灯,所有的人都头枕炕沿,所有的人都刷光脑袋,所有的人都光不味痒……咬牙、放屁、嘎巴嘴……呼噜此起彼伏……于是我深切地感到,我已经告别了蔷薇园里的少年时代,从此刻起,将面对别样的冰雪世界。

首次接触的炕是睡的,再次接触竟是“吃”!那时,大青山里的煤矿筹备处刚恢复大发窑的生产,窑下面峡谷似的一条街成了来往交通要隘的小镇,街上只有一家小酒馆,门口高悬一对红酒幌,我踏雪下山,远远地盯见鸡毛雪中晃动的两点红,犹同古诗中不见烟火但见招展的酒旗。好一场北国初春的瑞雪!烟雨江南如何见得?难得难得!我邀老乡同志一块儿到小酒店改善生活,掀棉布帘而入,迎面竟是一铺炕,脱鞋上炕,我俩都不会盘腿,不一会儿腿便发麻了,店主允许我们背靠炕梢的炕椅——一排矮柜,上面码着竟不怕油烟熏黑的褥褥。我们把炕桌挪到跟前,灶火正旺,水壶鼎沸,叫过服务员沏了砖茶,斟在大瓷碗里,慢慢喝着。这砖茶浓烈,和北方大炕一样,暖胃的。屋里还有一盘“炕雅间”。来了一伙下班的兄弟上炕喝酒,小酒店便满了。我们要了半斤二锅头,一碟过油肉,4两吱吱冒油的馅饼,酒力和热炕,即刻使我们像窗外飘飘然落地便融的春雪。

从此,我的第二故乡的乡恋情结,在土炕的无边沿的地平线展开。

虽说我成家前住的多是办公室和集体宿舍,置备的木板床我喜欢靠墙角安放;但经常铺盖卷起,外罩床单,说明主人夜不归宿。因为我既是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,又是必须不断体验生活搞写作的作者,上山下乡,劳动采访,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,睡北方的大土炕,有利于“脱胎换骨”。我住过太青山黄土阳坡矿工们挖掘的冬暖夏凉的窑洞土炕;住过村子里散落地主的、富裕中农的、贫雇农等不同家庭的不同的炕;住过饲养员屋、老光棍房,白茬

■记忆

羊皮袄迎火一抖搂便虱子毕剥响的炕;也住过草原冬营盘定居地拿牛羊粪作燃料的炕……娶妻生子后,在“城中村”的家里依旧有炕,睡了十多年。再加上我妻的娘家——山海关,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地方,燕山脚下丁武寨村,也是农家平房炕。我曾经数次随妻回娘家,有一次是“文革”逃揪斗,视为“世外桃源”,真想将后院瓜棚豆类隐蔽中的废弃仓库,收拾干净西窗小炕,惟挽留那垂梁的蛛网,由智者去结绳记事;我与妻灯下相对,妻补缀我则夜读禁书,忘却世间尚有“炮轰”、“油炸”之闹剧。前门进小院便是客堂兼厨房,两侧均生灶火通左右厢房的大炕。岳父大人只认女婿,不管是否“牛鬼蛇神”,取出家传的古老的酒精炉煮酒,翁婿对饮,佐酒的是用黄豆芝麻换来的福庆大包的豆腐,饶少许香油拌葱姜椿吃,醉饱一倒,葛天氏之民乎!

我妻姓钱,老计家姐妹均外嫁,妻弟一家和父母同是这两铺炕的主人。一个侄儿、两个侄女,都在这炕上孕育出生,新的生命呱呱坠地——把炕席揭去,让婴儿无隔膜地直接坠地,接上地气;人皆土命,土炕热土,但愿此身不离开土,有自己的立足之土而最终归于土。在这炕上,我只是过客,并未赶上生命之始终。十多年前,八旬岳母有一天包完饺子,还未等下锅,起身,头一歪,无疾而终了。“塌炕”了!必须卸门板从炕上抬到堂屋头南脚北停放,等待着子女亲友吊唁。

回过头来说我的第二故乡。包头周边地区、整个内蒙古地区,我采访过、打过尖、派住过的房东家不计其数了。西至阿拉善的王爷府、贺兰山下的拉僧庙,然后是临河、陕坝、大河套。乌加河畔我饮过马,过渠时,旗里专车租给干部下乡的老实马,竟发了脾气,把我颠翻跌落水渠里;办公室主任李庭岚引我到老家乡家热炕头,脱光了衣裤笼火烤干。乌拉特前旗我太熟悉了,我挂职(并无职务)锻炼,下面的黑溜子、白彦花、乌梁素海、萨德盖等地都转过。记得萨德盖后山小山村,以畜牧业放山羊为主,碰到公社书记巴德玛,他五大三粗,浓眉黑眼,一副凶恶相;我若当影视剧导演,选他客串土匪头子再合适不过了,其他他尽职尽责、据反映是个好书记。巴书记嗜好猎枪和刀具,一得空儿,便抹擦他的蒙古刀。那晚,杏油灯下,他面无表情,磨刀霍霍,同炕的我,也许炕烧得太热,辗转无法入眠,而 he 已鼾声如雷了。

有一次,我随勘探队普查队员上乌拉山,半山腰坐落西公旗王爷的家庙,已是沙鸡野鸽的乐土,废弃在荒烟蔓草中。不远处见一幢山间别墅,石垒围墙,近前,家犬狂吠,主人喝止启门,我等登阶梯入室。(贵族了解情况的队员介绍,主人祖辈是蒙古台吉(贵族),当过旗札萨克章京(官衔),目前是旗政协的委员。主人客气而不失矜持,让我们上炕用茶。那铺大炕真是讲究,细

似的一耸一耸的,老甘找了几只大碗,从锅里盛水给我们喝。忽然记起了什么,跑到里屋拿出一只水杯,我一看,是上次进村时落下的。这只杯子在村外瓜棚前的一段矮墙上站了一个黄昏,一个晚上,又一个早晨。老甘想想可能是我的,就给藏起来了。他说这是你的杯子,你的杯子比我的杯子干净。然后他像个女人似的给我的杯子里倒了水。

来就来吧,还带啥白面大米呢。老甘搓着手说。

我坐在炕沿上跟他闲聊。老甘狠狠地抽着烟,他说你的烟牌子好,就抽你的吧。在我们乡下,有句话叫烟酒不分家,谁的烟都可以拿来共享。老甘夸过我的烟,又夸我的文章,他说你写的真好。我就笑,其实我很怕他说我写的好。他一定在不懂装懂。他肯定看不懂我的文章,即便有安江给他讲,他也不一定懂。老甘他活在他的日子里,就像我活在我的想象里。老甘也知道我在写他,写他当村长的这个村,他也知道我小说里的老甘不一定就是他。有一次安江对他说,老甘,你活了一辈子还没上过书,现在上书了就该请客。我听了还是笑,我知道老甘根本不关心他是不是上了书,对他来说,上了书怎样,不上书又怎样?没用,对他来说真的没用。

我们村,你说咋开发?王老师你一定得惦记啊。我说,惦记着呢,我跟县长说过你们村。县长知道?老甘诧异了。知道,县长还来你们村拍过片子,不过没惊动你。可能他来时,我又喝高了,狗咋叫也叫不醒。你也知道这一片都成了国家火山地质公园,开发是迟早的事,你好好守着,说不准啥时肥得流油。

一旁的安江玩笑道,老三,戒酒吧,别等到人家开发了,你喝球死啦。安江一直称甘村长为老三,他是老甘的村民,又是酒友。老甘瞪了他一眼,又把脸转向我,王老师你得给咱好好宣传啊。

我便吹牛:常给你们宣传呢,我写过一篇文章,那个杂志叫国家人文地理,至少有十几万的发行量,一人看一眼,就是十几万眼了。

我想老甘到底是个村长,他懂得宣传。我说你们村是文联的创作基地,能帮忙的我一定帮,你一定要少喝酒。

老甘看了我一眼,笑了,大概他也知道不能老这么喝。我知道他心里很苦,他比我小说里的那个老甘活得都苦。男人啊,有了女人可能会嫌弃,喝醉了打她骂她,没了女人,又觉得有个女人管着还真不赖。孩子放假一回来,他不会给他们做饭,不会给他们洗衣服,内心的愧疚一定更重了。

后来我说,我们出去走走吧。我受不了他家的煤烟味。于是这个下午,老甘带着我在甘家洼的村街上四处游荡,在那堵褐色的墙壁前,在高地上那座庙宇前,在那个坚固的门洞前。天阴着,天气预报说今明天两天有雪,没有阳光,这村庄就更像一个梦。像我做过的一个梦。我不知道是走在他的村庄,还是走在自己的小说里。几个孩子在我们前面奔跑,或鲜红,或淡绿,其中的一个是老甘的。他们的打闹声,笑声,是老甘久违的,也是村子久违的。无比嘹亮。

离开时,老甘非要我带几个粉坨,是前几天他压的。最终,我没有推辞掉。这是乡村过年赠人的最好最贵重的食物。

我想我得带着,就像我得把甘家洼带着。走出老远,后视镜里的老甘还立在房院前,两只刨食的黑手摆在袖筒里。

北方大土炕

□许淇

红泥的炕面仍留有余香,据说泥里拌了麻油,然后用淘米泔水和面汤一遍遍地涂抹,油光锃亮,如明镜,如止水;然后炕席垫底,上面大毡裁绒毯,再满炕仿汉宫毯图案的油布,炕桌下还放一块三蓝毯子。屋里三揭大红檐樯是紫檀木的,正中靠墙置穿衣镜,上斜放画有山水景物的钺镜,左右两侧,分放长方形的梳头匣子,两边摆着甌瓶,很可能是官窑青花也说不定。

这是我见到的最豪华的炕。川里滩里后山后套的地主老财早已经败落,反而“一门一窗,人起炕光”,不如贫下中农富裕人家,满面门窗,炕上被垛顶到仰尘;炕沿不再码青砖,而用老桦木刷清漆,磨蹭出木纹和亚光;盘炕先用牛皮纸,一层层稀浆糊叠粘,最上一层选新式花纸增加美观;炕席使秫秸篾子,塞上淡水湖乌梁素海人家则用苇席织篾,发出温润的象牙光泽。稍讲究的,炕上设幔帐,遮挡“炕沿风”,用柞木作幔杆儿,晚上幕布一拉,干那事肆无忌惮了。我们农村封建,不像外国,炕围子没有一幅画“春宫”,全都是“二十四孝”,或者“三国”、“西游”。如果干部派饭正好赶上哪村哪家画炕围子,就沾光了,主人家孝敬游方串村的老画匠和他的徒弟,不仅摊黄菜、烙油饼、放斗盆——油炸糕盆,还备有二锅头、洋纸烟,只盼师傅多经心,画得鲜艳精美,至于干部,不过伴吃而已。

市文联的刊物有一阵停办,编辑们都打发下去“体验生活”,去的次数最多的大区数固阳。困难那几年,内地遭灾饿死人,大后山却丰收,市里的干部们接俄啮“康复饼”和“瓜菜代”,想方设法下乡吃农民的去,美其名曰:“秋收就食”呀,歌颂“三面红旗”编撰《固阳县人民公社史》呀,培养农民作者“办班”改稿呀……把整个固阳转了个遍。城关镇、大庙、新建、银号、卜尔塔亥、爬榆树、白灵淖、小石拐水库、乌兰咧嘛……我们在梅令山下一家慷慨的农户,大大咧咧地稳坐到正南炕梢,炕头一位进门不久的新媳妇在那里“坐炕”,盘腿纹丝不动,如妯娌说她;占住了炕头儿,就是占了这个家。妯娌们说笑着,开始搓面,新媳妇左右开弓,两手能同时搓六根不断牵。油炆“札蒙”花、酸汤拌面团,味道太正宗啦!

那年大雪,我们到农民作者的家里聚会,一路路拾被电线电杆撞死的麻雀和石鸡。谚云:“沙鸡过来卖老婆”,倘沙鸡成群麇集,不是好兆头,必闹年景无疑,我们无法抗天命,先解决肚子问题再说。我们到供销社买来薯芋干,将野物在灶里烤熟,个个烂醉如泥,和衣躺到大土炕上,不知东方之既白。县里抽调参加我们“公社史”撰写组的还有一位奇人老许,河南籍,参加革命即由老家来塞外搞土改,可谓年轻的老干部,始终乱蓬蓬的头发,扣一顶洗皱巴的干部帽,一身脏兮兮的黄军袄或灰蓝袄或棉袄裤,老

农民的烟袋锅不离嘴,他读书多,心气高,全国当红的作家没瞧得起几个,更别提提我们了。他就佩服何其芳,认为何其芳文字语言好,凡杂志刊登何的文章,必买来或借来一读为快。可惜“眼高手低”,加上懒,每日上三竿,还赖在炕上,让他完成一篇白灵淖的公社史,憋到最后才拿出几页初稿,文字完全摆脱流行的新闻语言,方言土语融入精古文,沛然流畅又合辙押韵,好极了!后来我几次向他约稿,没见到他写一个字。他有的是“生活”,比当红的作家任何一个都有“生活”。他拉我夜串饲养员小屋,说“这里有故事”。

他夹了两木盒揉碎的烟叶,一盒水烟,一盒旱烟,晚饭后直奔那下雨落雪、猫冬时分的最佳去处,上那不经修整的土炕不盘腿,圪蹴(蹲)着,他习惯圪蹴,进大礼堂就在墙角圪蹴,住宾馆在沙发上圪蹴。然后打开两个木匣说声:“吃!”不一会,炕桌四周聚了几位老大爷,说不清是磨馆还是驼馆,佃工还是羊工,还是甚也不干的守场打更者,各自掏出羊腿棒,挖那水烟盒小兰花烟叶,老许也弃了他的羊皮细细旱烟袋换吸羊棒,凑着灯瓜瓜明火,深深地吸一口,“扑味!”将烟粒喷出似天上的流星,一个弧形抛物线,然后,衣袖擦一下铜烟嘴上的口水递到我手里:“吃!”吸烟。沉默。吸烟。还要说什么?此地无故事,这就是故事!

收集到“故事”在别处,我写成《采风记》投稿《人民文学》,当时主编是诗人李季,十分欣赏,批示发头条,因为我用爬山调串连起人与事;那是我跟随“爬山歌王”韩燕如同去河套珊瑚湾采风所得。韩燕如一生收集了内蒙古西部地区3万首民歌,出版了5册爬山歌选,贡献不下于新疆歌王王洛宾。我随韩老挨村挨户“乞讨”,所有的村子狗不咬,所有的人家热炕接待,不管下蒙生雨刮起游游沙,“收山曲的人来了!”请进!上炕!往里!炕上正晾烤麦子糜谷的,赶紧打扫干净;正垫苞米、捻麻绳,缝被褥的暂停手里的活计。韩老脱了圆口布鞋上炕往被垛一靠,掏出纸烟和奶白糖分发给老人孩子。碰到一家熟朋友,知道他家聘闺女,他竟送了一枚古铜钱,作为红松木的躺柜压柜底的吉祥物。于是,一位老娘娘即兴唱道:

灯瓜瓜照亮半炕炕明,
酒盅盅控米不嫌哥哥穷。

三十三颗燕麦九十九道棰,
小妹妹咋好也是人家的人。

我赶紧拿出笔记本要记词儿,韩老却不动声色,因为这老歌,他早已收集完了。

流浪北方大土炕的日子,道不完,说不尽,末了我自家也住在复城元巷的一铺炕,十数年如一日,我已经习惯并且安于炕头生涯了。可

是,现实问题不少,譬如炕不好烧怎么办?经常“犯风”,风会从炕烟囱倒吹,满屋弥漫着烟雾,有时候“憋火”了,有时候又抽力过大,热气很快散掉,炕依旧冰天凉。对炕的建筑结构,我一无所知,若掀开表层,里面炕洞砖坯摆放有序,哪儿留口,哪儿堵死,全堵或半堵,都有规矩的,我可不敢“造反”,还是农民业余作者帮了我大忙,说他八叔原是风水先生,又是那一带有名的炕匠,请他出马吧!送去上海带来的“飞马牌”香烟和“文革”前秘藏的“泸州老窖”,连请了三趟,才带两个徒弟赶来了。八叔倒背着手,上炕找,下炕看,一会儿叫烧火,一会儿叫灭了,仿佛神汉捉鬼似的折腾,最后一指炕角,命令两个徒弟:“揭开!”病灶在这里,老头儿亲自动手将里面的一块砖挪动了,又敲掉半块横放,然后吩咐:“抹上!”于是我们赶紧递烟送茶,徒弟们完工一块儿喝酒吃肉,千恩万谢,送走“神仙”,炕果然修好了,畅通了,不留死角,烧一阵能热一宿,实实在在的“热炕头”了。我将藏书藏到废茶叶箱里,藏在炕梢,买了红板箱代替炕椅,上叠被垛,俨然大套的温饱人家。那年闹地震,我和妻在炕上架起单位借的木板双人床,晚上钻到床下,空间憋屈了些,但可以照样倒头呼呼大睡,因为我没有思想包袱,盐水咸水泪水里泡了多少遍,正如阿·托尔斯泰说的:“我们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。”地下小书架陈列一般干部都有的马列著作、毛泽东雄文四卷和各版语录红宝书,加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之类,经伪装过的《猎人笔记》和泰戈尔的祈祷书《古檀伽利》,压在炕席底下。我如同饲养员小屋叨着羊棒烟的大爷,双眼闪着狡黠的火星,从此和大土炕的精神相一致,决心生死不离窝,直到“塌炕”,卸下门板抬出完事!

但复城元巷56号终究不是那么“纯净”的,时而也会热闹一阵,打破生活的单调。总会有朋自来串门。妻在炕上生的豆芽,凉拌了,焖的芥菜疙瘩,切成丝,芥末似的冲鼻辣,佐酒别有风味。朋友们只喝酒吃菜,不论文艺,只讲友情,直到醉了,长歌一曲,竟泪流满面……每逢年过节,虽穷也得“全家福”吃团圆饭。在炕桌上支起老友送的铜火锅,戴着“高帽”,内烧煤炭即可滚沸。三杯下肚,中年的我微胖像个满岁的老太爷,吸的是英国“3B”烟斗,脸因酒而酡红,唇边露出“幸福”的笑容……然而,垫伏在内心深处的灵感,妖魔鬼醒过来,我会没来由地似孤狼暗自号鸣。炕席下埋着零星纸张:天蓝箋、粉红箋,我隐晦曲折地写些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话,难道这叫诗吗?或者干脆在炕席底下铺破毛毡和好宣纸,炕桌上摊开小学生用的墨汁,12支一盒的水彩色和干净碗碟,学青藤、八大、一尾鸟、一只鸟、一块石、一枝花……格调高古,出乎我的意料,我脑中中之逸气,以秃笔轻抹吐出,奇哉怪也,不可重复。于是在东涂西抹中,双鬓渐斑。

炕,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时代的产物。随着现代化工业生产及城市建设的加快,土炕便退出人们生活的舞台乃至消失,最后将作为民俗文化遺產进入博物馆。

但我怀恋着北方大土炕的温馨,犹如怀恋我失落的青春。

■土地与生长

去看老甘

□王保忠

就在眼前,这个统治着我近期小说的村庄。

地球上一个叫甘家洼的村落。每一次走在村街上,望着这空洞的窑院,破败的时光,我心中有说不出的茫然、疼痛。孩子们泪珠一般流进了城市,于是这村庄,便像极了一颗年久失修的心。日子的脸色苍白,浮泛,这是甘家洼的冬日,这是火山之间一段被围困的时光。村子里为数不多的人、狗,就在这凹下去的日子里走过来,走过去。而从前,屋顶上的炊烟像树林一样茂密,像枝条一样摇摆,像鲜花一样盛开。还有窑洞,房子的山墙,褐色的火山岩站立在村中,像一幅又一幅的油画。绿色的时光,曾经在老火山的视野里茂密着,生机勃勃。

要过年了,我又一次来到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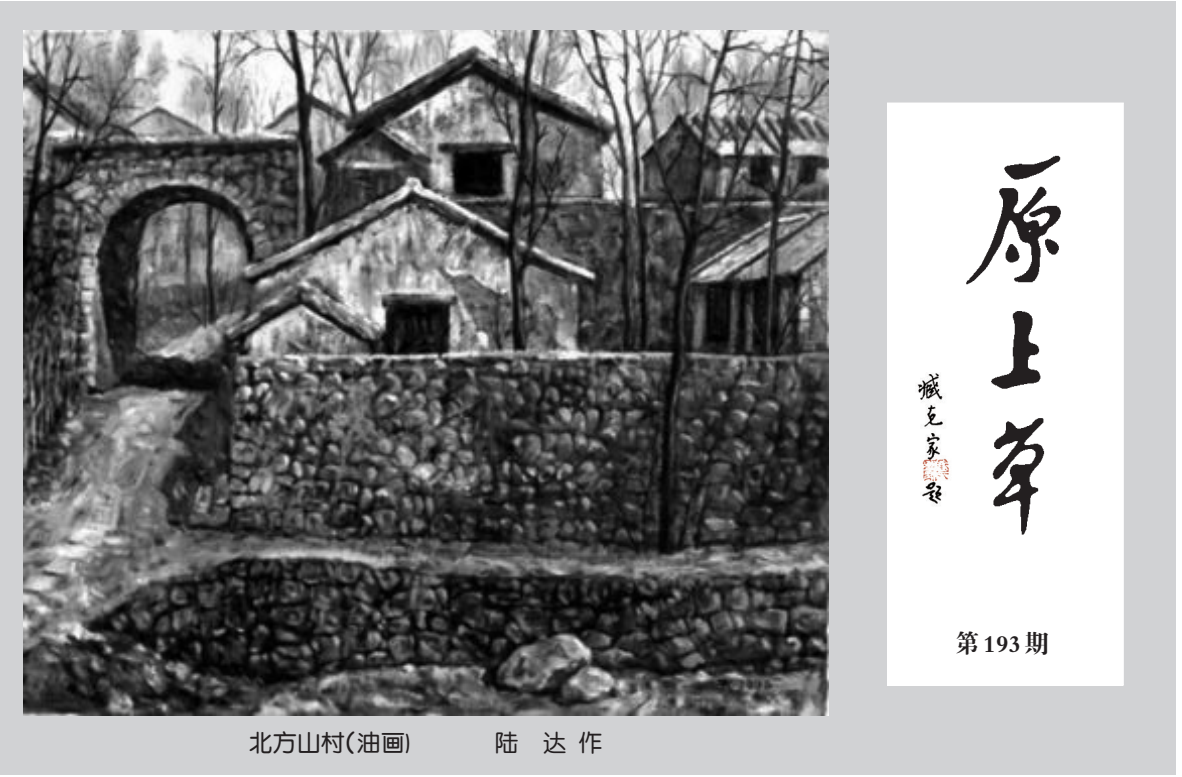
前一天,几吨重的阳光砸下来,将白茫茫的雪野砸开了一条路。我就沿着这条路走进了甘家洼。这是春天开辟的一条路。有融雪的水痕,还有一点残留的冰迹。孩子们就是顺着这条路流向城市的,恰恰与我背道而驰。走的都走了,而来的越来越少。

我记不起究竟有多少次来过这个村庄了。多数时候,我并未曾进入村子的中心,怕老甘看到我,怕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我。还有那条狗,还有那个被我叫做小皮的家伙,也是热情得一塌糊涂。有几次,老甘来县城开会,在电话里小心地问我有没有空,可不可以中午一起喝顿烧酒。我知道老甘很能喝,一口一杯,一口一杯,醉了就摇摇晃晃地走,风一顶,又哗地吐出来。据文学青年安江讲,老甘吐出来的都是寂寞。有时我也想请他喝个酒,又怕醉了后更落寞。所以每次我又很快打消了念头,下回吧,下回喝个痛快。

我想,老甘心里一定存着个美好的愿望,跟我一起喝个酒。现在他就这么斜斜地站在我面前,一个活物。我忽然想笑,这就是我小说里的老甘吗?或者,我这是一不小心走到了小说里?但是不,这是真实的老甘。现实中的老甘。没有小说里的老甘那么沉默,他甚至很幽默。我嗅不惯他窝里的气味,是煤炭没有充分燃烧散出的烟味。炉筒积累的烟垢显然是满了。我说怎么搞的,孩子回来了,不怕中了煤气?老甘笑笑,说这几天有点忙,很快就收拾。

屋子里没一点女人的味道,没一点女人的清香。在甘家洼,男人们负责出去刨闹生活,女人们负责收拾日子,装扮日子。老甘的女人跟人跑了,跑进了喧哗和骚动里。我记起第一次进村,老甘就骂自己没出息,连老婆都没看住,跟人跑了。我一直想象不出老甘的女人究竟什么样子,古典的还是现代的,乡村的还是城市的,风情万种的还是中规中矩的。但她在老甘眼里仅仅是个女人。她会想他吗?会站在年的墙根下望着遥远的甘家洼,想着她的孩子吗?

一个没有了女人的世界,原来就这样,糟糕透顶。火炉的味道。劣质香烟的味道。男人们脏话的味道。我想起了小时候,打谷场的场房,还有队房,就是这种味道。灶上开着一大锅水,水猫背



北方山村(油画) 陆达作

后退(外两首)

□张忠军

山坡上,一只羊,一头牛,退了下來

牛的眼睛里,困惑
比山坡还宽,还陡

羊也想不到,角
像变形的问号,还在弯,弯

一群蚂蚱也退了下來,还有
正在爬坡的早晨

小草青青的山坡上,一台巨大的推土机
正在用喘息,一起一伏,送它们

忆野菜

野菜,是我一年一年最先看见的春天
——在叶上,在茎上,在根上,在小铲子上
在那么浅又那么深的筐里

远方吹来的风,刚刚柔软
小鼻尖上的汗珠被吹凉,吹偏
吹来了时近时远的地平线——

那么多的孩子,弯着了腰
弯在一棵一棵野菜前
你跪拜大地,又像跪拜春天

风吹过

风吹过,草,一棵一棵高了起来
几滴露水,还悬在草尖
像灯盏,吹不散的光

风吹过,草的腰疼
被大地一点一点吸去
草的根,把泥土抱得更紧

一只蚂蚱,跪在草前
感恩草们刚才的庇护